

## 早餐铺

□亦远山

天色才微微亮，我就醒了。窗外飘来一阵熟悉的气味，混着小笼包和豆浆的熟悉感觉，我知道楼下的早餐铺子已经开张了。今天是高考第一天，整座城市似乎都比往常醒得更早一些。

我披上外套出门，空气里还浮着一层薄雾，和早餐铺的蒸笼正冒着的白气牵着手，像一团团柔软的云。老板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绿色围裙，正低头揉面，额头上沁着细密的汗珠。铺子前已经排了七八个人，大多是中年人模样，手里攥着保温饭盒，时不时低头看表。

一位穿藏蓝色衬衫的男人站在我前面，他的背影显得有些僵硬，肩膀微微耸着。他要了一笼小笼包和一碗无糖豆浆，接过袋子时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饭盒的提手，像是在确认温度是否合适。我想，他的孩子此刻或许和他一样，既紧张又满怀期待。

这个早点铺子在这里开了二十多年。记得我上高中时，每天早晨都会在这里买一个鸭油烧饼，边啃边往学校跑。那时候总觉得日子漫长，高考远得像天边的云。如今站在这里，看着那些和我当年一般年纪的孩子，才惊觉时光竟过得这样快。

蒸笼揭开时，热气扑面而来，模糊了眼前的景象。恍惚间，我仿佛看见一个穿校服的少年匆匆跑来，抓起烧饼就往嘴里塞，烫得直咧嘴。那是十年前的我，也是现在的他们。

六点半过后，几个学生模样的少年结伴而来。他们背着鼓鼓的书包，脸上还带着睡意，却互相推搡着说笑。其中一个高个子男生要了两根油条，特意嘱咐老板炸得脆一些。他的同伴笑他：“平时不是最讨厌吃油条吗？”他挠挠头，有些不好意思：“我妈说油条配豆浆，考试能考一百分。”他们离开时，晨光正好洒在早点铺子旁的树上，斑驳的影子落在他们肩头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忽然想起那年高考前夜，我辗转难眠，凌晨五点就爬起来，在楼下没有目的地踱步。那时的老板，还是现在老板的父亲，看见我，什么也没问，只是默默递来一笼包子。那笼包子的滋味，我至今记得。

七点钟，铺子门口渐渐安静下来。一位头发花白的奶奶独自坐在角落的矮凳上，小口啜饮着一碗稀饭。她的目光不时扫向考场的方向，像是在等待什么。我忍不住走过去，问她是不是在等参加高考的孙子。她摇摇头，笑着说孙女去年就考上了大学，今天只是习惯性地来这里坐坐。“人老了，就爱凑热闹。”她说着，眼神却飘向远处，仿佛那里正站着某个熟悉的身影。

九点的钟声从远处的学校传来，悠长而清晰。老板面前排的队明显稀疏了很多，他抬头看了看天色，喃喃道：“明天他们还会来的。”

是啊，明天，后天，年复一年。这家小小的早餐铺见证了多少个这样的早晨？蒸笼里的热气散了又聚，油锅里的油换了又换，只有那份沉默的守候从未改变。

我转身离开时，阳光已经洒满了整条小路。早餐铺的招牌在光线下显得有些陈旧，却依然温暖。那些关于高考的记忆，关于青春的味道，全都藏在这袅袅升起的热气里，一年又一年，飘散不去。



□杨立宇

我1973年出生，1992年7月参加高考。当时，有一些激动和紧张。毕竟，起早贪黑摸爬滚打十一年，很快就要见分晓，而且决定着是否有个好前程，没法不激动、不紧张。

考前，立福哥在县招待所给我订了房间，让我夜里睡个好觉。我家在农村，我在高中一直是住宿生。晚上大家睡前喜欢拉会儿呱，我那时已经神经衰弱，迟迟不能入睡，夜里一有动静就醒，白天昏昏沉沉，所以得找个安静的地方。可乍一换了地方，反而睡得更差。头昏脑涨稀里糊涂地考了三天，然后回家等消息。

我对高考成绩不抱过高期望，我清楚自己的情况。我曾预测了三个总分：475分、470分、468分，用圆珠笔写在墙上。高考放榜，总分468分，全班第四名，以5分之差无缘本科，被一师专录取。预料中的事，也就没啥遗憾。开学后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个劲儿地往师大写信，他们以为我去了那里。

大宝1999年出生，2018年6月高考。高考期间，单位给我放假三天。其实也做不了啥，只是像热锅上蚂蚁一般，坐卧不宁地待在家里。家与学校仅一路之隔，从家门到校门用不了五分钟。大宝不用接送。我倒想接送，以示关心和鼓励，但大宝坚决拒绝，他说没用。他前脚去学校，我后脚便跟了去。学校门口早已人山人海，穿漂亮旗袍的，穿黄马褂的，一个个站在路沿石上，踮起脚尖，抻着脖子往学校里张望。

孩子高考，家长更受煎熬。坐在客厅里，盯着墙上的钟表，心里一阵阵发紧。大宝

数学薄弱，中等难度尚可，一旦偏难就麻烦。心想，去年难度不大，今年极可能大。如果难度真的加大，大宝可就困难了。艰难地熬到中午，大宝回来了。偷偷观察，见他神情不错，这才试探地问：咋样？大宝说正常，会的都做上了，检查了一遍，改对了几道题。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来。

几周后放榜。那天中午，饭后上床，心中翻江倒海。本以为不会睡着，没想到竟很快入睡且睡得很沉，直到大宝进来报告成绩。

咋样？我紧盯着他的脸问。

596分。小子慢吞吞地说。

太好了！我从床上一跃而起。我知道，这个分数，一本是没啥问题了。

慢性子的大宝，脸上这才现出激动的神情。

猜猜我数学多少分？

多少分？

146分！

谢天谢地！并非长项的数学竟然立了头功！

后来知道，大宝数学高考成绩全文科班第一，这让我在同学同事面前牛了好一阵子。

高考，必须过的一座桥。

直到现在，我还是隔三差五便在梦里经历一场高考。梦中，要么是高考在即，却有若干题目没有做完弄懂，要么是坐在空旷的考场里，面前厚厚一沓试卷，字迹密密麻麻却一个字也看不清。醒来，一脑门汗珠子。

至少未来十年内，这样的梦境还将频繁出现。

小宝马上读三年级，正一步步走向高考考场。

（本文作者为史志工作者，东营市作协会员，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）

## 两次陪考

□马晓炜

有人说：“不参加高考的人生是不完整的！”我虽未亲历高考，却有幸以不同的身份，两次陪伴他人走过这段特殊的人生旅程。

第一次陪考是在家乡。那年表哥要参加高考，整个家族都沸腾了。高考临近，亲戚们都往姑姑家送好吃的。奶奶拄着拐杖亲自下厨，做出一道道带着美好寓意的菜肴：“高中（粽）金榜”的粽子、“金榜题（蹄）名”的猪蹄、“鲤鱼跃龙门”的鱼汤……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围在厨房门口，眼巴巴地看着，口水直流。奶奶安慰我们说：“好好读书，将来‘状元餐’管够！”

高考那天，全家人都放下农活进城陪考。一路上长辈们絮絮叨叨地叮嘱，把原本开朗的表哥说得沉默寡言。他攥着准考证的手指泛白，脚步依然稳健。我看着他走进考场的背影，第一次感受到高考承载的重量，那不只是一个人的战场，亦是整个家族的期待。最后一场考试突降暴雨，姑姑急得直掉眼泪，说表哥从小怕打雷。我们挤在小卖部门口，一边安慰她“瑞雨兆丰年”，一边盯着教学楼方向。当表哥终于撑着伞走出来时，雨水顺着伞骨滑落，可浇不灭他眉眼间的轻松。后来表哥如愿考上大学，眼下正在家乡中学任教，每次相聚谈起那段被亲情包围的高考，眼里仍会泛起温暖的光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选择了参军入伍，本以为与高考再无交集，没想到九年后，当我被破格提干后，接到了带高考补习班的任务。面对这些军政素质过硬却已放下课本两年的战士，我深感“压力山大”。但军令如山，我立即行动起来：在教室门前竖起倒计时牌，让鲜红的数字每天撞击着每个人的心脏；在走廊张贴“临阵磨枪破万军”的标语，让大字在晨光中成为奋进的号角；督促炊事班准备“大吉大利”的鸡肉、“牛气冲天”的牛腩，让餐盘里的每一口都带着祝福的温度；从驻地中学邀请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补课，让他们在学习上无后顾之忧。

正当我从早到晚护航他们向高考发起冲锋之际，作为学霸的小胡，突然吃饭没了胃口，上课没了心思。“家人盼着我考上，若考不好……”他声音低沉，拳头抵着额头。我耐心地做小胡的思想工作，告诉他高考虽然是人生机遇的入场券，但成才的路千万条，况且你综合素质过硬，只要正常发挥，一定能圆梦，同时还请来心理医生进行心理疏导。经过努力，小胡渐渐满血复活。

他们高考首先要参加军事技能考核，不管是体能，还是业务技能，大家都取得了优异成绩，这使战友们对接下来的文化课考试充满信心。送考那天，我特意换上崭新的军装，带领他们喊着嘹亮的口号，意气风发向考场进发。

在三天的陪考中，我守在考场外寸步不离，比当年等待表哥时还要紧张。每当看见他们走出考场时的神情，我的心就跟着起伏：看见皱眉的，忍不住猜想题目是否太难；看见笑呵呵的，又默默替他们高兴。当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，战士们排着队走出校门，每个人的步伐都带着军人的刚毅与从容。那年，11名战士全部金榜题名，创下了单位纪录。庆功会上，当炊事班战友端出热气腾腾的“鲤鱼跃龙门”鱼汤，我恍惚间又闻到奶奶厨房的香味。

两次陪考，一次见证亲情的温度，一次体会责任的重量，虽然我始终未能走进高考考场，却在别人的逐梦路上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圆满。